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嵒縣主簿日郎

華

上進

奏議

乞開西湖狀

論高麗第一狀

論高麗第二狀

乞用劉季孫狀

薦宗室令時狀

乞校正奏議

謝宣諭劄子

朝辭赴定州狀

乞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

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且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

誰言者兩黃鵠

本傳云始汝南舊有陂隘大陂郡以爲

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

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郡里歸

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蓋民心之

莽時常枯旱郡中迫愁方進故童謡云云

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

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

天下平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吳志孫皓天墮

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是相傳此湖塞天

下亂此湖歸天下平於是改元大赦後不五年晉武帝

平吳孫皓堯降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

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

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

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史白公湖石記云錢塘

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

此有石函南有菀凡放米斷田每歲一寸可溉十五餘  
頃若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大抵春多雨夏秋多  
湖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  
千人日夜閒浚錢氏之遺制但名存實亡爾自國初  
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  
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以  
謂致之熙寧四年東坡年三十六判官誥院諫判尚書  
祠部以論議而時幸不合命攝開封府推官尋乞除外  
任差通判杭州以十一月到任見公臺諫屢見攻加以臂  
疾力請補外遂以龍學知杭州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  
是年七月二日到任見謝表  
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  
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  
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  
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禱自是

承文注坡卅四

二

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

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誓首仰祝千萬歲壽真宗天禧四年太子

太保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止採捕朝

廷從之故每歲擊人放生于湖上至今四月八日士女

闐集靈芝寺綵紡繡屬相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

為涸轍之鮒莊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

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而濡子可乎網

魚曰吾得斗升之水即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

見雜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

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

泌始引湖水作六井李泌字長源所依六井其最大者

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

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見本集六井記

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

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

人復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  
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  
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旱涸及時則灑河千頃  
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芟麥穀米  
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  
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  
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  
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  
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課  
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  
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  
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

膺寵寄自親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變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變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 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亦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

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封合之地尚存大半  
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弃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  
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  
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  
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  
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  
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  
山爲岸則農民父老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  
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  
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



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

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  
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  
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論高麗第一狀

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船  
客通舶至高麗交營之元豐末  
其王子義天航海問道自明州因往拜源  
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  
使其徒附舶來往祭法乃言國母使以金  
塔二祝皇帝太后壽公不納而  
連跪奏給朝廷皆從之未幾  
高麗貢使果至事見墓志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李士朝奉郎知杭州蘇  
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  
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

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  
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  
使者所至圖畫山川私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太  
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  
麗若不陰相設計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  
士以爲深憂自 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  
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  
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  
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  
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  
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乃賫到本國禮賓省牒云  
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賫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

閣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負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贖金塔二所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慮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歛見惟

狀朝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按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其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船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茲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茲民猾商矣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賞金塔祝壽

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當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某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高麗僧壽介賫到本國禮賀省牒云祭奠源閣梨仍諸處等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

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莫本非國事待之  
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莫之外其餘尋  
師學法出外游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  
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  
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  
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糜弊之患臣  
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高麗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  
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 皇帝太皇太

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裏私捨施僧院即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向答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臣休聞得惠因院士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

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妾有談說是致

義天遠來從李因此本院厚獲施利

抗人不乏船目南山惠因

為高麗而准浙官私遍遭擾亂

按世例高麗人使每至兵越七州交費二

方四千鎊而不在

民聞之莫不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

顏人賚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舶過海是致義天

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報勘候見詣實奏聞次

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姦猾自圖

厚利為國生事深為不可

乞用劉季孫狀

字景文世家開封府以師典得官少為李德計文公守水禁日

除如臨州

元祐五年十一月

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



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

而死東定元年正月元吳圍延州范強召知夔州劉平

平馬智德黃德和擊其過平轉戰三日不救兵不至遂沒

執平不食焉賊曰拘賊我脛長三尺何不速殺縛住訊之具得

其狀遇害德和救敗卒稱平降詔遣廢籍住訊之具得

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

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

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餘文右林詩話劉

右姓段直監能州酒至荆公為江東使時劉賦題至

按劉直監能州酒至荆公為江東使時劉賦題至

語梁州底事來驚慶乘開院為傍人應不解其樂勢酒

看文山大能昔之問李知宜誰所任以不辭其樂勢酒

持狀立府下請差官攝事平公則監西幾古一即大驚

高知多其工持也此曾時治清還天東波營營季孫

於此大時其公每言此曾時治清還天東波營營季孫

及測下其祥光異報好餘怨孽志如海春做豐時陀義

知輕利重義

季孫死之日安无一文但  
有書三万軸益數百幅

雖文臣中亦未

易得况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  
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公平諸子獨有季孫  
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  
特賜採察擢置邊庭要害之地觀其設施別加陞進不  
獨為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  
入己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薦宗室令時狀

今時字德麟元祐中東坡知穎  
州今時為谷列真其才甚為酒

字說同歐陽常歐陽成弼昆季從公討酒  
席集秋陽時洞庭春免賊皆為德麟作也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奉郎知穎州  
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  
有人那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也寺其外士皆周召

毛原

言當別卿士多出於思

後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

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而東平王蒼有為善最樂之語

見兩漢散向之文

即向乃宗正劉德之子故天下以為口

本傳

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

唐宗室列傳云國朝

道宗破突厥走吐谷渾拔蓋牟城孝恭

破江陵俘蕭銜輔公祐其武略可知

者李白興元皇帝九世孫李賀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

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為

宗室宰相傳贊云周之鄉士周

宗室進者有九人為今以本傳攷之李適之常山王孫

李勉鄭惠王曾孫相元宗李惠興王洛孫相肅宗

宗李程李石皆宗室王五世孫相敬宗文宗石弟福相

宣宗傳宗李回新興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

王六世孫相武宗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

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

養選舉之法

神宗熙寧二年十一月甲戌詔裁宗室

宣和元年十一月甲戌詔裁宗室

太祖

太宗之子孫

擧

其後各封國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行之

下所出外官但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庶事行之

二十

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

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譽勸之耳臣伏

見承議郎簽書穎州節度判官厅公事令時事親篤孝

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

節端亮議論爽發體兼眾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

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

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

中山靖王膝

肅已蒙試川者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

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于海內成先帝之意不

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

乞校正奏議劄子

公嘗答俞括書云文人之盛莫若述世然私所欽慕者

陸宣公一人家有宣公奏議善本須待講讀之欽王且欲奉天下家藏此方人挾此術以待世之病者此仁人君子至情也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真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二雖進於醫手方多博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

子房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辨如賈誼而術不踈  
其智如此然欲用三表五  
辨可見然欲用三表五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

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

以忠厚如論解請復姜公  
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

以推誠如請數對羣臣謂誠信  
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

兵為先如旣收何中印  
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

至於用人聽言之法如請許臺省長官

治邊馭將之方如論兩河儲西利害

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贄嘗為帝

言今盜綿天下一言復國陛下自登悔不吝改過使臣持筆立所忌

庶幾者革去小人以除民患如論裴延齡惜名器以待

有功如兩論進獻瓜  
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

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自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

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

善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

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本傳云唐因文帝問趙

趙時爲官帥持善李牧爲人良說乃相善李齊知其爲

差乎吾獨不得藥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魏相條鼂

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本傳云相好觀漢故事及便

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侯與以來國家便宜行之若

事及賢臣贊道是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

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

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

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

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  
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  
區之意取進止

謝宣諭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劄子奏臣伏准今月二  
十二日弟門下侍郎轍奉宣聖旨緣近來衆人正相摺  
拾令臣且頃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  
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竒李夔傳  
言其命隻性疎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 二聖之  
不耦合也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  
屈是以遭路粹之寃孔融與曹操既積嫌忌而郝憲復



狀秦融夫昔在比海招合支衆欲相不軌及久九列不  
遵朝儀充巾殿行唐突宮掖大道不道宜極重務書奏  
下獄奔市事西晉秘康才多識寡好善闇人是以過鍾  
見後侯本傳西晉秘康居貧嘗向秀共鍛於大木之下以自  
會之禍資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往  
爲康不爲之禮而鍾不輟良父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  
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求見所見而去會以此  
憾之及是坐呂安累繫獄會言於文帝曰薛康助母立  
帝不可起山無夏天宜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言康助母立  
帝既信會遂併遇害事見本傳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  
之涕流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  
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  
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宋雲傳雲呼  
地逢北干游於豈獲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蠖蟻之軀以報丘山之德

朝辭赴定州狀

公旣有定州之命於朝辭日復  
敢有所論列得旨免朝辭故上

奏此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事上規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

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

陛下爲政九年

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

陛下擢爲河

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

陛下亦當垂意聽納

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而辭而

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

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

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

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

有識之士皆謂

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

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

成邊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  
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兮 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  
震見離之道廢 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垂簾不  
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  
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翫目之際  
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  
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  
對之故便發此言惟 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  
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  
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  
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

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  
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棊者勝  
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見之何則  
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  
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  
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東宮問寒心  
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張湯傳博七秋山曰景帝時  
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  
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  
下富實類師古曰往來東宮謂諸謀於太后武帝即  
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  
下哀痛詔封宰相為富民侯事見臣以此知古者英睿  
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  
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

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  
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  
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  
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  
無恨 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  
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宗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  
觀之 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  
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  
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前漢藝文志云經方者本草石  
藥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原以熱益熱以寒增寒故謬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  
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觀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  
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 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

此說敢望 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  
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  
身憂國之心冒死進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四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味縣主簿日郎

贊

上進

奏議

乞郡劄子

論邊將隱匿敗亡劄子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進何去非備論狀

論行遣蔡確劄子

乞將章疏付有司劄子

乞郡劄子

召試宏明一館職策題亦職之文其

揚康國趙挺之等後談之戰復用皆是  
曰豈以臺諫有言故耶自來進用皆是  
皇帝与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  
但安心勿却人言不用更入文字職拜而



退父之諫官御史後  
有言載亦再申前請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  
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  
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  
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  
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  
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  
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必以安身  
為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老士是憂國何由報恭  
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

為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  
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為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  
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  
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為未便不免力爭  
公墓誌云元祐元年公為中書舍人時司馬君實方議  
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者不循祖宗之世法久多弊故  
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為出毋多取於民足矣君  
實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公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而臺諫諸人  
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沒則又妄意陛下以  
為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  
曾不知光至誠為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  
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  
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

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

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為川黨聞見錄云元祐

諸賢者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

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寺為羽翼川黨

者以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等為羽翼朔黨者以劉摯王

岩與劉安世為領袖孔翼尤衆至紹聖初同以為元祐

黨外可哀也已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

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揚景棻

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

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

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

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郭縣為西蜀提刑時本路

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玠體量而玠附會隱庇

臣弟轍為諫官劾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

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  
誹謗未出首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如誣滅  
所言利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觀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  
覺言丁隱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  
外巧造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推於十夫之手漢諸王傳  
中山王勝開祭而位對上曰夫衆誰而使陛下投杼  
標山聚蚊成雷明黨執虎十夫撓推而  
於三至之言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  
告之其母尚織白若也頃又一入告中外之人具曉此  
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見史記  
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 聖主天縱聰  
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  
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  
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 陛下深居法宮之

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  
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讒言死  
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彊禦自  
侯司馬擢為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  
而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  
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至使寬饒自剄此關  
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  
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難洎泣曰聖體不康甚  
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  
賜洎自盡事各見本傳凡引諸書尾詳明者不復重述  
云指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受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  
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身首異處為天下笑今臣自

度受知於 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

於唐太宗也而讒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 陛下明哲

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

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

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

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

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 先帝召臣

上殿訪問古今且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

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

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誅謗臣遂

得罪

事備見到黃州謝表中

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誅謗也今

臣草廢詞有云民亦勞止

以草呂大陽祥左撻麻云天維願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

勞止隨聞而趙挺之以爲誹謗 先帝則是以白爲黑

以西爲陳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  
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  
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  
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  
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  
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檢會前奏早賜施  
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戰恐之至取 進  
止此奏既上元祐四年三月丁亥遂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

論邊將隱匿敗士劄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

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  
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  
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  
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  
一昨日所讀寶訓三朝寶訓乃仁宗慶曆中宰相富弼等所進有云淳化二  
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養飼失時枉致病  
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度革  
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  
粟且不卹其飢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  
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  
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  
訴無異於馬馬之飢瘦勞苦則有斃蹄奔逸之憂民之



窮困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

馬可以真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為耳目若忠賢踈

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

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史記二世使人案三

至則楚兵已陳後主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隋書

三年隋將賀若弼韓擒虎分兵濟江襲采石進據此皆

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

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没于雲

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楊國忠傳先此南詔贊子閣羅

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率軍沒於

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憚仲通為匿其敗更

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

明皇不知也祿山傳云皇太子及宰相慶言祿山反帝

張文獻馬拔反狀明白  
告人言昔帝必禱與之  
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

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

元祐二年八月

賊擒張章上賊要人犯鎮戎四寨原經略劉昌林知鎮戎軍張知源蒲德軍馬七方賊人械不敢戰賊上兵望賊賊亦書招賊寨號哭詔賊知諫以切而邊將乃奏加之不得出虜番五日攻三川不攻而去

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絕聞奏九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

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  
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帝見其所對  
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官去非  
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  
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才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  
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  
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冝欲望聖慈  
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  
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

伏候敕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事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荅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

者

鄭當時傳云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未其  
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舉本人如車轂之運轉也臣任

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

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之徐州教授比於博士乃似

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

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

篇附迺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

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

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為光華若後

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論行遣蔡確劄子

字持正

神宗朝參政事宅

兼聽政拜左僕射其弟

宣仁垂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

蘇軾劄子奏臣近蒙

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外臣竊

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人有所聞見

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言涉謗讟者

元祐四年

知漢陽軍吳如厚繳奏前宰相蔡確在安州作夏日登車蓋亭詩怨謗

太皇太后且箋注以進

右大懇壘

諫交攻之機

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來非

敢爲確開說但以此事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 二

聖所爲若行遣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奏論若

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 皇帝陛下見人毀謗

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罪之則議者

亦或以謂 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與天地等而不

能容受一小人怨謗之言亦於仁政不能無累臣欲望

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獄追確根勘然後 太皇太

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  
何以來天下異同之言矧確嘗為輔臣當知臣子大義  
今所繳進未必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如此  
題置則 二聖仁孝之道實為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  
服臣不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俟誅殛取進止

乞將章疏付有司劄子

戴清外不巳既有杭州  
之命給事中趙君錫蕭

留之不許已而軾乞以言  
者所論付外庭辨治不報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  
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  
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  
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  
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

盡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々自辯但竊不平數年

已來親見

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

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住近侍其於君父所

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辯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

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

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

告詞大略云惠卿以牛蔚之

分席坐樂器而貪功劫其而善殺又云

而弟轍為諫官

苟可嘉固以富氏率終交臂而稱首

而弟轍為諫官

深論蔡確等姦川確論論列蔡確等

列中外共離疾臣撰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

朝廷何惜寬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

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訾辨邪

正夫毀訾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



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謔謔不行若陰  
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  
為辯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層受日進日  
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  
非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將臺諫官章疏降付  
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  
無罪自有正法不是 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  
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  
仁可殺不可辱之語儒行云濡有可規而不可切也可  
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  
知此輕重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 陛下不肯  
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為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寶有此事

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讟聖明在上瘖  
鳴無吉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  
盡伏俟誅殛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  
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辯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  
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  
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經進東坡文集筆略卷第三十五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六

迪功郎新紹興府嶺縣主簿臣郎 謹 上進

奏議

薦布衣陳師道狀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燕劄子

論賞罰及修河事

乞賜度牒修解字狀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奏車子爭道劄子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  
同傳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

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

往見

師道字履常一字无已彭城人幼好李從南豈黃

而作樞密章公序高其義與來見特過壯未仕實為遺

才欲望聖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兼臣軾臣堯俞皆曾

以十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燕劄子

名種乃皇叔也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閑到撰秋燕致

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

卒於戲陽古注云魏郡內黃縣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

酒樂膳宰屠刺趨入酌以飲工古注云工謂曰汝為君

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古注云疾馬也付以

以爲君君徹燕樂學人會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

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古注云汝不聞

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

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禮

如周禮說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風說禘以告版向叔

即荀躒夫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

后蓋替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屬蒯譏之替喪者已葬

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

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燕富公神道碑云至和六年

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

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替古注云天子絕替三年不妨燕樂

臣竊非之若絕替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

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  
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既以陰陽拘忌別擇年月則  
當准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  
可以權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 皇帝陛下篤於  
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  
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既未敢撰  
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 皇帝陛  
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  
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論賞罰及修河事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

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遭災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  
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輒喜不自勝率酒  
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  
兩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  
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景公時  
熒惑守  
心子韋曰禍常於君可移於相公曰相與治國家也  
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餓民餓必死其  
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餓民餓必死其  
誰以我為君子韋曰此而兩拜曰臣敢賀君天之知高而  
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徙  
三舍是夕果然事見呂氏春秋  
元豐八年熒惑守心  
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  
是時二聖在位二聖謂  
太宗太后也發政施仁惟恐不  
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  
人之應捷於影響 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



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  
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  
獲其所猶能致水旱如東海殺一芋嫗三年大旱之類而況政令之失  
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  
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  
中洪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  
之類殆無虛月此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  
陛下身脩而政未脩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  
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  
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  
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事見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  
湮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事

既此擒未幾，晏人化，鎮成四寨，深原，經略，列昌，祥，病，知，鎮，戎，軍，派，知，博，惟，總，軍，馬，人，萬，余，人，知，謀，法，不，敢，戰，賊，上，兵，望，見，城，焚，戶，舍，掘，泉，長，號，哭，請，戰，知，諫，以，此，罪，人，劍，如，之，不，得，出，窮，備，五，口，女，三，川，不，救，而，大，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体，董，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兩，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眾，造，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注，不，覓，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果，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狀，所，不，忍，聞，而，果，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

皆婦女無辜屠割形體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  
倅不按監司不問以至臣察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  
時可與不可辯認白日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  
預爲凶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尽言特  
舉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使  
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頽弛媮惰成風  
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爲仁乎大抵爲國要在分別是  
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人有所告訴若不  
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  
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  
來故道漸以淤塞每決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決於曹  
村 先帝盡力塞之不及數年遂決小異 先帝聖神

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  
旋踵復決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邠水使者王孝先  
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自天德  
宗天德  
以東河水要決照軍中決於曹村既力塞之元豐中後  
決小異神宗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  
順由界河入海歲十年矣至元祐間提率河事李偉乞  
開北流徙東行且言若河尾直經北界則中國全失險  
阻太斯文唐博左漢射呂大功皆生其說而如樞密院  
安壽力替之於是水官上孝先亦建回河之議紛二而  
起詔令吏部侍郎范百禄等相視此豈獨一方之安危  
皆不以爲然乃乞正丁孝先之罪

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  
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邠水屬官外至安撫轉  
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  
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  
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掃四

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幹當使臣五十負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婦皆廢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爲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已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埽已壞隄掃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貲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令一面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爲敗罔實駭

羣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揀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今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二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一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成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爲學士日有脩河議狀二篇歐陽脩河利害二狀載六一集大略謂當擇利多害少者爲之不可輕易興役勞民勸衆也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略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間論事殆

無虛日今自垂簾已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  
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黯默不言則  
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  
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慄待罪之至  
取進止

此奏既上宰相大不悅

### 乞賜度牒脩解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  
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爲連樓  
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  
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脩換又不忍拆爲小屋  
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  
沔作中和堂

此堂在郡治至和三年太守孫沔建

梅摯作有美堂

此堂在郡城

山嘉祐二年龍學梅摯出中杭州仁宗賜詩龍行筆

乃取詩之首章以名有美堂歐陽脩作完蔡襄書碑至

今公庫備以中蔡襄作清暑堂之類此堂治平三年太

和有美名廼及書刻皆務創新不肯脩舊其餘率皆因

石堂上並見臨安志

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脩造自

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制鞠爲

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

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

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歛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拄每

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

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

仗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

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



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無不狼顧巨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討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墮壞須至脩葺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脩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剡刑兵匠應副去詔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規摹高大無由裁摶使爲小屋若頻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卹遠方必不忍使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墻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即脩葺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

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脩葺臣伏欺罔之罪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揚州蘇軾狀奏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措置須謀經久船場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旣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

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  
 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  
 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  
 遂有黃巢之亂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  
 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  
 鉅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未久之慮今始  
 吾若虛與之胃二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  
 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反咸通中有司計費而  
 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劫壞潛運遂廢咸通乃懿宗  
 年號有司即杜侍御吳堯卿輩未幾儲宗立逢歲荐饑  
 漢賊王仙芝叛曹州人黃巢世黨竊據遂率眾以應之興  
 師連年大亂天下劉晏以一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干  
 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  
 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  
 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

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魏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大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為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是恃也恃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張公嘗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爾兵恃食恃漕運才河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民浚之故河行地中若爭以截減費後為河日以涇輟用才夫其後處妄若爭以截減費後為河日以涇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盡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畫弼盡十刻特衛皆破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決所啓施行

事見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填發運司不復抱認非 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文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仃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輒問之於吏乃金部使敢私意創立此條不取聖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剝敗壞 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廢格制敕監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誰何此豈小事哉謹按一綱三

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負未委如何隨船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通而不勤留住岸一船點檢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顯是違條舞法折文破救苟以隨船爲名公然勒留點檢與兒戲無異訪聞得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來始行點檢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綱梢既皆赤露妻子流離性命不保雖加刀鋸亦不能禁其攘竊此弊不革臣恐今後欠折不止三十餘万石京師軍儲不繼其患豈可勝言楊州稅務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點檢收稅至六年終凡三年間共收糧綱稅錢四千七百餘貫折長補短每歲不過收錢一千六百貫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攔因金部轉運司許令點檢

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稍皆窮困骨立  
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攘取  
官米無復限量拆賣船版動使靜尽事敗入獄以命償  
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  
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餘石利害皎然今來倉  
部並不体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斗子乞覓綱  
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  
法四年三月八月癸未給  
公吏人重檢行倉法其逐處斗子仍只存留一半  
命下之日揚州轉般倉斗子四十人皆詣臣陳狀尽乞  
歸農臣雖且多方抑按曉諭退還其狀然相度得此法  
必行則見今斗子必致星散雖別行召募未必無人然  
皆是浮浪輕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錢米決不能贍養

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須重賂輕賈密行交付其押細綱梢等知專斗若不受賂必無寬剩斗面決難了納即須多方密行重賂不待求乞而後行用此必然之理也臣細觀近日倉部所立條約皆是枝葉小節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寧以前中外並無倉法亦無今來倉部所立條約而歲運六百萬石欠折不過六七萬石蓋是朝廷捐商稅之小利以養活綱梢而緣路官司遵守編敕法度不敢違條點檢收稅以致綱梢飽暖愛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責得本州稅務狀稱隨船點檢不過檢得一船其餘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頗有違礙臣尋已備坐元祐編敕曉示今後更不得以隨船爲名違條勸令住岸點檢去訖其稅務官吏爲



准本州及倉部發運轉運司指揮非是自擅爲條未敢  
便行取勘其諸州軍稅務非臣所管無由一例行下欲  
乞朝廷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  
行下并乞廢罷近日倉部起請倉法仍取問金部官吏  
不取聖旨擅立隨船一法刻剝兵梢敗壞綱運以誤國  
計及發運轉運司官吏依隨情罪施行庶使今後刻薄  
之吏不敢擅行曾臆取小而害大待一而喪百臣聞東  
南餽運所係國計至大故 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  
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  
諸路主張綱運元字子春宣州人爲江准兩路制綱發  
運使嘗數言歲幣不給者有司之職廢  
也乃考故事綱約信令至其風波速近  
遲速賞罰皆有法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其監司州郡及  
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

東南大計自然辦集豈假朝廷更行倉法此事最爲簡要獨在朝廷留意而已謹具元祐編敕及金部擅行隨船點檢指揮如左

一准元祐編敕諸網運船棧到岸檢納稅錢如有違限如限內無故稽留及非理搜檢并約喝無名稅錢者各徒二年

諸新錢網及糧網緣路不得勒令住岸點檢雖有透漏違禁之物其經歷處更不問罪至京下鑠通津門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書金部符省部看詳監糧綱運雖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隨船點檢得委有稅物各件自合依例餉關收納稅錢即無不

許納稅錢事理若或別無稅物自不得依例喝兒  
稅錢事理甚明

右謹件如前若朝廷盡行臣言必有五利綱梢飽暖惜  
身畏法運餽不太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士盜  
賊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爲家既  
免拆賣又常修整省逐處船場之費三利也押綱綱梢  
既與客旅附載物貨官不點檢專欄無乞取然梢工自  
須赴務量納稅錢以防告訴積少成多所獲未必減於  
今日四利也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塚場議  
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略無絲毫之効京師  
酒稅課利皆虧房廊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  
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通流

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賔自導洛司廢而淮南  
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  
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  
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又閉乍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  
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此五利也臣竊見近日官私例  
皆輕玩國法習以成風若朝廷以臣言為非臣不敢避  
妄言之罪乞賜重行責罰若以臣言為是即乞盡理施  
行少有違戾必罰無赦則所陳五利可以朝行而夕是  
也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

公舊注云元祐七

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輛兩自張紅蓋  
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轍於車中草  
冬恭入上在太廟馳車以疏白太  
皇太后前明日中使專印申教有司嚴整

衛自聖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  
朝奉郎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  
帝郊祠甘泉泰畤時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  
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畧曰想西王母欣然而  
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揚雄傳云成帝方郊祠川阜  
素時汾陰后土以求維嗣召  
雄待詔承明之徒推從上甘泉還於賦以風其中云乘  
弱水之瀛濛兮躡不周之遙峽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  
兮屏玉女而却處妃下女校此其情豈不感然而上壽  
施其德有注云清虛月童子也又還時遊暇儀方大幸  
母上甘泉在屬車間於尾中故能言言婦女不當與齋  
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  
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紵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  
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

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 二聖崇

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

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

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

合于管當人施行取進止 李方叔師友談紀云東坡不

輿過人遠甚元祐七年作惟文章可以蓋代而風節不

陶薄使上因大廟齋行孔畢將至青城儀衛甚肅

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橋輕門外忽有騎傘覆轎車并

前蓋擠車百餘兩衝突而來公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車

御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可以狀東比至青城諭使

太夫人長公生公曰可以狀東比至青城諭使

御史中丞李端伯之幾曰中丞職當整肅不可不問李

上欣然開納舊例明日法駕回中宮亦不後出於

朱雀門下是時因疏明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六